

# 謝謝牧師！



金幼竹

有一次，大家查完經，孟渝旺牧師說：「我們各人依著心中的感動來禱告。」我其實是不大會禱告的，但是，那一天我卻開始很順口地說：「感謝神，讓牧師有這麼大的耐心來教導我們……」

後來吃飯的時候，師母世漩對我說，前一天晚上，牧師因為一些事情，情緒特別低落，還問她，是否後悔嫁給了他。她才對他說，她最感謝神的，就是祂給了她這樣一個愛主的丈夫。——師母對我講這些話，我想，是因為我剛剛「適時」的禱告。但剛才的那一個感動，其實，是和我前一天的一頓飯有點關係。

由於發現教會有多位姊妹都在我住處附近上班，所以，「前一天」，我和另一位姊妹約了她們在餐館碰頭，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個鐘頭，大家似乎也仍能享受一段美好的交通。在交談中，我很高興的說：「我們教會最好的，就是不管是哪裡來的中國人，都能這麼和氣的相處在一起。」說這話，是國為大家都很清楚，由於我們中國人的「人文」太複雜的關係，很多教會是受到語言的限制，有純是台語的教會，也有純是廣東話的教會，而有許多教會，雖然是合併的，但是，

教會中也還是免不了一些小團體，而小團體的小團體之間，又常常只是保持著「共棲」的姿態，並不「契合」。

我說完那句誇讚自己教會的話，正在沾沾自喜，有一位姊妹說：「這是因為牧師作了很多工作，常常用探訪來聯繫大家」。給她這麼一講，也才真的感覺到，教會和睦，實在並不是我們大家全是「溫柔的小羊」，而是因為有一個好牧人的關係。而且，去年前年，因為諸般事項，牧師師母都曾病倒下去。所以，我們教會的「和睦」實在是牧師師母付了很大的代價以後，才產生的；而我，卻差點把這份榮耀，歸到自己頭上來了。

事實上，我應該是很能體牧師們辛苦的工作的，因為，我的公公是牧師，我的婆婆是師母，而我自己的先生，就是一個 MK (Minister's Kid)。公公未被神呼召以前，是個年輕的機械師。照當時收入的標準，他蠻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，不愁吃穿的。但是，他卻拋下了那些物質的保障，成了一個「行佈道家」，常常被總會派到一些窮鄉僻壤之處，去興建教堂。由於生活艱難，婆婆便得一面工作，才能勉強支撐家計。先生當時

年紀小不懂事，心裡也無法明白，為什麼他總要穿人家捐助的舊衣服，或玩人家不要玩的舊玩具。更令他不解的是，為什麼他在某處剛剛才交了一些朋友，父母又要拔管他遷，而他又成爲一個「街坊的新孩子」，被一些地頭小霸王挑釁之後，用拳頭和流血來證明他不是讓人欺負的「踩腳蕨」。不還，先生雖然有著「坎坷」的童年，他倒還是蠻會「數算主恩」的。他說：「坦白說，我很喜歡搬家，可以見識新的地方，我也不在乎打架！」——知「夫」莫若妻，他何止不在乎打架！——我根本就知道，他還蠻「喜歡」打架的！另外，他也會說：「二次大戰過後經濟不景氣，城裡人吃用都要受配給，我們倒過得不錯，常常有肉吃。那些鄉下人打獵到一獵物，總會拿些來給牧師，當作是『奉獻』。我爸爸錢是沒有，但是，我們的肚子倒一直沒餓著。」

公公後來有一個難題，當時有兩個教會請他去，一個是在城裡的大教會，「條件」非常好，一個是在一個無名小村的小教會，因為會友少，經濟也差，只能說是「所有奉獻的十分之一」給牧師，那真是少之又少了。當然，先生「吃癩」吃太多了，總是希望爸爸去那個大教會，而婆婆也希望公公去大教會，這樣她便也可以全職事奉，不必白天作職業婦女，晚上作「師母」。但是，公公禱告的結果，聖靈卻感動他去那個小教會，他很了解，作爲一個「丈夫」，他對自己的妻兒虧欠了很多；然而，作爲神的僕人，他只有服從，他去了那個小教會。

神的心意是難以預料的，公公去那個小教會，沒有多久，竟集合了周圍四個小鎮，成了一個大教會。因為，那一帶來就是一片屬靈的曠野，鄉民對福音飢渴已久，加上公公講道，很會利用幽默來解釋神學中的深奧道理，於是會眾日增。由於教會堅持奉獻的十分之一便是公公的新俸，公公好幾次要求他們「減薪」。因為他認為會眾奉獻的豐原，已使他的收入超過他的需要。如此「減薪」了好幾次，最後，教會拒絕再減。因為，他們認為公公年紀漸長，需要開始替退休打算了，公公想想也有道理，才停止跟他們計較。

但是，公公雖然有一群體貼的會眾，卻還是有許多艱難的工作。譬如，會友中有任何問題或糾紛，公公都要去慰問調停。有一回下大雪，先生正好回家，公公接到電話，一個會友的女兒「再度」離家出走，先生不放心他爸爸在大雪天在高高低低的道路上開車，堅持送他去。那時，有一首流行的歌曲，叫作「蘿絲又離家出走了」(Rosie's gone again)，先生才在車中聽到那首歌，跟公公走進那教友的家中時，那位太太就對公公大聲哀號：「牧師啊！蘿絲又離家出走了！」——偏偏他們的女兒也叫蘿絲，先生一聽，忍不住就當場爆笑不止，簡直令公公尷尬極了——他有先生這樣一個「問題兒子」，也的確使他的工作「難上加難」。

婆婆作「師母」也是不容易的事，先是教會薪給低薄，根本不敷基本的家用，她出外工作，許多婦女又看不慣。他們結婚時，沒錢買戒指，有人看見婆婆不戴結婚戒指，又批評不對，婆婆只好買了一個「陽春戒指」，免得教友們再繼續

談論。公公年輕時相貌英挺，許多婦女們便又跑去跟婆婆嘖嘖，某某人常常找公公談話啦，某某人看公公的眼神又不對啦……所有這些，婆婆都只能「聽」，不能發表什麼意見。至於教會的各種集會，婆婆也都少不了要負責食物、飲料、和種種細節，常常在廚房中烹飪弄得汗流浹背。就連在他倆都退休之後，有時我跟婆婆去超級市場買菜，都會碰一些教友，抓着她又把舊事新事重炒一遍，萬一婆婆沒把他們孫兒的名字記對，有的人還要生氣……作牧師難，作師母，在我這種最怕瑣事的人來說，是更難了。

我們中國教會和美國教會當然有很大的不同，但是，也有多相同之處。那就是，許多人都以為牧師師母所作的，都是「應該」的。固然，身為神僕，許多事他們都是「該為主作的」，但是，我們作教友的，是不是「也該」多多體諒牧師師母呢？畢竟，他們也是人，他們的體力有限，心力也有限。如果他們有些事作得不合我們的「心意」，我們不是可以反思一下，「那些事」，一定要他們去作才成嗎？難道身為基督身體一部份的「我們」，就不能去作嗎？而最要緊的一點是，不要對牧師的孩子加以特別的要求，牧師的孩子也是「孩子」，他們會打架，會鬧禍，也會犯錯。牧師被神呼召，他的孩子並沒有被神呼召，我們沒有權利去要求牧師的孩子成為「模範生」。

我們中國人對「謝」字，也常常分配不均，在客套場合，大家都慷慨使用著，「謝謝！」「多謝多謝！」「真是謝謝您了！」「謝謝您幫了這麼一個大忙！」等等。常常可以「謝」上二十

分鐘，只為了一些不打緊的小事情。但是，當牧師的一篇講道恰恰解答了你心中的難題，或者在你好好聽道，師母卻被你頑皮的小孩抓頭髮，踢肚子，或者抱哄你的寶寶抱得腰酸背痛時，你是不是由衷謝謝她了呢？

我和大家一樣，常常也是「忘了」謝謝牧師和師母，尤其是當自己已有問題或失去自信的時候，孟牧師和師母總會說一些「建樹」我的話，使我不覺得自己真的很糟糕。而且，我的個性，依提姆·勒海(Tim Leary)的「氣質的原新」一書，是掉在西門·彼得的性格裡，常常不思而行，闖禍疊疊。於是他們特地把那本書借我讀，還常常在我「性格」上快闖禍時，抓我一把。

當然，有的時候，在我們受到「太大」的幫助以後，感激之情就不是光用一個「謝」字可以交待得完的。在這種時候，或許，聖靈會藉著我們周圍的人對我們講一些話，而如果我们真有這種「感動」——雖然可能隔靴搔癢而非常輕微，我們還是該認真地對牧師或師母，表示我們由衷的謝意。畢竟，神對我們的愛，經常是由牧師師母作管道的。我們常常說「感謝主！」為什麼我們不能也謝謝祂所設的管道呢？即使是一張小小的卡片，一句由衷的讚美，或許都能使「也是人」的牧師師母，感到極大的安慰和鼓舞。小羊吃飽了青草，喝足了溪水，也會到牧羊人身邊來回徜徉，或者咩咩兩聲以示滿足。我們對自己靈命培養的管道，所能回應的，應該是比羊兒更充份一些吧！

